

朝花夕拾·

难忘那个村小学

范广学

1997年秋季开学。那天,阳光灿烂,清风拂面,我骑着自行车去了祝岗小学报到。那是一所乡村小学,距我家十多里路。我的住室是一间简陋的砖瓦房子,墙壁是用石灰粉刷的,地坪铺的是红砖,室内悬挂一个晾衣绳,后墙外是老师住宅小院,窗户是钉死的,打不开,前墙窗户玻璃大概也是刚换上的,一桌一床一把椅一个木制洗脸架,两个小木凳。我刚放下行李,老校长就送来了两个新塑料盆,真诚地对我说道:“小范老师,乡下小学条件艰苦,你暂时委屈一下吧,以后遇到啥困难了尽管跟我说。”

那天来报到的还有刚踏出师范大门的四个师范生,他们叽叽喳喳打闹闹地来找我,约我逛校园。他们比我年轻,二十岁上下,青春活力四射,无忧无虑,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,而我已结婚生子,柴米油盐的平常日子淡化了我的激情,但此时我的情绪也被他们所感染。

校园分初中部、小学部和幼儿园,初中部只有初一和初二两个班,学生上初三要去镇上中学。初中部是一座两层楼房,二层是教室,一层是教师办公室;小学部是两排尖顶砖瓦教室;幼儿园在操场边上,看起来很简陋。操场上,一杆红旗高高飘扬,花草树木随意点缀着校园风景,初中部西边有一个小小的假山,一群孩童在上面玩耍嬉闹,老师平房住室

后面是一小片杉树林,走过树林,是一个小池塘,塘里养有鱼,没见有人来钓鱼,水面很平静,偶有小鱼儿吐个水泡和鸟儿飞过,这里很幽静,这里塘边也成了我以后常去静坐的地方。

小姚老师是学美术专业的,周身的文艺细胞在沸腾,他边走边赏景,时不时地口吐一两句诗词来助兴。

学校40多名教师中,几乎有一半是转正和待转正的老教师,还有五六个临时代课老师,600多号学生。村小来了一批热爱生活热爱教学热爱文学的青年人,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,那时期是村小的高光时刻。

我分到初中部,教初一初二两个班的生物课和初二班物理课。小姚老师教全校的美术课。老校长不知从哪儿知道了我发表过文章,认为我有才,就交给两块教室外山墙大黑板,要我利用课余时间,每周办一期黑板报。黑板报内容我写,小姚老师画插图,我俩配合得很默契。以前办黑板报的老师是从报刊上摘抄的一些文章,我接手后就自写自编,我把大黑板当做报刊版面,把自己写的小小说小散文小随笔发表在上面,深受师生们喜爱。

那个时候没有文学圈子,几个热爱文字的人闲时常聚在一起讨论交流文章,我们的文章先后登上了报纸,后来,我也把学生写的故事《仇将恩报》修改推荐登上了《故事大王》杂志。记得有一年正月刚开学时,初二

班里有几个女生突然辍学了,她们准备跟同村熟人去南方进厂打工,班主任知道了情况,连夜家访劝学,我也跟着去了,根据这一素材我写成了两个小小说《一个都没有少》《姐姐》,先发表在黑板上,后又刊登在报纸上,引起了不小的反响。

那时村小教学条件相当落后与艰苦,没有电脑,没有复印机,记不清多少个冬日的夜晚我刻着蜡版,然后再用油墨推出一张张试卷和学习资料,第二天给孩子们考试和讲解,经常冻得感冒,冻得双手布满条条血口子。那时的我年轻、精力旺盛,感觉不到苦和累,为了提高成绩,也是拼了。偏偏那几年,工资得不到保障,那时乡下教师工资由乡镇财政发放,财政困难,工资一拖再拖,老师有怨言,食堂也不愿赊欠伙食,伙食变差,寡油少盐,清水炕豆腐。老校长在教师会上说:“没钱我来想办法,你们可以先打个欠条借点用,伙食一定不能差了,不能让老师饿着肚子上课……”

2001年秋季开学,我调到镇上中学。随后,小姚他们几个也调离了村小,有一人读研去了北京,初中部停办了。

弹指一挥间,20多年过去了,由于种种原因,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村小,四年的青春和汗水留在了那里,辛酸并快乐着,那些温暖的记忆深刻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之中,那些画面时时在我眼前清晰闪现。

一个冬日的上午,我骑车去了那个村小,找寻着我曾经的梦想和情感。进入校园,心情豁然开朗。记忆中的面貌焕然一新,老旧破房没了,小池塘没了,小树林没了,几座新楼漂亮气派,树多了,花亮了,教学楼里书声琅琅,食堂里飘出缕缕饭菜香味。

我走走停停,一边回忆,一边手机拍拍拍,当年的老面孔一个也没见到,他们有的退休了,有的调走了,八十多岁的老校长一大早赶集去了。下课了,从教室走出一个女孩,是特岗老师,一群小孩子跑到教学楼前玩耍。我问女孩,村小有多少学生?女孩说加上幼儿园的几个,不到120人。

见我有些吃惊,女孩又说,我们这儿还是个大学校,周边的村小都撤并了。

城镇化的快速发展,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镇,出现众多空心村,生源下降,村小合并也是大势所趋啊!

大门很气派,走廊墙上张贴着教师们的相片。我仔细地看了看,数一数,17个教师,有15个是特岗教师,清一色的女孩子,个个青春靓丽,她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五尺讲台,延续着当年我们的青春梦想……我应该向她们致敬!

望向天空,光秃秃的枝条上悬挂着零零落落的叶子,在寒风中摇曳,那些叶子啾啾鸣叫起来,蹦跶起来,原来那不是叶子,是喜鹊。

亲情流淌·

我的生日

蒋志明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。不知不觉间,我已五十八周岁了。可回想起来,我仍觉自己还是那个生活在老家小山村的青涩少年。

今年生日是周五。于是,我早早地便与爱人商量,可否提前到生日前的那个周末。如此,我不需要向单位请假,女儿也不用向单位请假,小儿子和外甥女也不必向学校请假,且爱人也稍闲些。妻子通情达理,我的“报告”刚递上去,她便痛快地迅速批复:可以。于是,周五下午下班后,我便坐上光山发往信阳的末班车,悠悠地去了信阳。

次日早上,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,简单地洗漱完毕后,便独自一人悠闲地转悠于信阳火车站广场,围绕广场转了十几圈。我年轻时养成了早晚散步的好习惯,几十年了,我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。常言道:“习惯成自然。”转罢后,在广场的排椅上小憩了一会儿,看看时间差不多了,我便径直来到了车站旁的早餐点:丁记牛羊汤面馆。吃罢早餐后,我便来到火车站对面的义乌小商品城转了一圈,本不打算购物的,可转着转着,来到裤行,随手翻了翻一堆牛仔裤,鬼使神差地买

了一条,其实家中的各式牛仔裤已经很多了。只是女儿上次给我买了一件上衣,我便想着配成套,而牛仔裤是最好配衣服的。

转罢商品城后,觉得有些渴了,于是,我便就近去了女儿家,外甥女帮我泡上一杯信阳毛尖茶,顿时喝得我满口生津。我边饮茶边随手翻看我的散文集《有梦就去追》,顿觉十分舒爽。

约莫11点,女婿开着私家车,将我们送到了中午用餐的地方:好日子大酒店。按照妻子的安排,我们先去的几个人点了一桌子菜肴,然后发给爱人审阅,经其核定后,我便把菜单交给了服务员。由于小儿子就读于信阳高中,周末也有课程,所以我们和服务员协商,菜稍微上晚些,因为此酒店中午有两场婚礼和一场小孩周岁宴。

大约12点半,爱人带着小儿子风风火火地赶来了。此时,菜刚刚上齐。女儿女婿打开蛋糕,点上蜡烛,小儿子给我戴上了生日帽,我闭上双眼,虔诚地许下了心愿。接着,酒宴正式开始。女婿首先给我倒了满满的一大杯白酒,同时也给自己倒上一杯。在我的带动下,大家纷纷

动起了手中的筷子。酒过三巡后,小儿子和两个外甥女先后给我敬酒,顿时,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由于小儿子下午两点之后还有课,我们一行便撤离了酒店,打道回府了。

快乐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。过了生日后,我于次日早上就赶回了豫南小城,准备第二天准时上班。一晃六天过去,今天是我真正的生日。无奈是亲人们各有其事,连我自己也在工作岗位上。可毕竟是生日吗,我上午下班前便向单位请了半天假,火速赶回县城家中,除做了一个排骨火锅外,又焖了一盆辣子鸡,倒上一盘花生米和一小碗腌制的红辣椒,凑齐了四道菜。接着开启了朋友送的茅台镇茅台系列酒,独自一人饶有兴趣地喝了起来。不一会儿工夫,半斤小酒已然下肚,好爽!

吃罢午餐后,我闲坐无事,于是,便趁着酒劲后的灵感,草草地写了这篇小散文,以记录我今年的生日。我想:待后年我六十岁生日时,小儿子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。到那时,我们全家将盛邀姊妹们及亲朋相聚。举杯共庆,开怀畅饮!那时,我将是幸福无比之人,期待着……

诗品时空·

钢笔

蔡厚炳

蘸着春天甜美的雨露
不辞劳苦
搬运一枚枚灵动的文字
铺满荒凉的大漠
咏三千年胡杨

吮着夏季祥和的风
忘却疲惫
调遣一个个吉祥的音符
谱出波澜的画卷
颂千万里江山

将秋的丰硕揽入怀里
站在盈动的枝头
与星月呢喃
面对四处飘香
小小的笔尖
备感责任重大
力求流淌的每个字
都充满幸福吉祥

与严冬一起
将隐匿的顽劣
掀示人间
展伶牙俐齿
剥丝茧
掀迷雾
还真善美于淳朴的大地

